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〇五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譏浪子

卻說金小寶和祝小春兩個人正滾在地下，人叢裡早擠出一個人來。這個人究竟是誰，料想列位看官也不用在下做書的饒舌，一定知道是章秋谷了。只說章秋谷走上前來，輕輕的把金小寶同祝小春兩個人在地下扶了起來，一手拉著一個，口中說道：「你們有話好說，何必動手動腳，失了體統！」祝小春還沒有開口，金小寶早聽得章秋谷的聲音，心上就吃一驚。抬起頭來看時，果然就是章秋谷，只羞得個金小寶滿面通紅，心頭亂跳，幾乎要急出淚來，恨不得有個地洞讓他鑽了進去。低著個頭，再也不敢抬起來。只聽得章秋谷朗然說道：「你們為什麼這般爭鬧？把這件事兒講出來給我聽聽，或者可以和你們說句話兒。」祝小春聽了，便搶著把自己和金小寶的事情對秋谷講了一遍。秋谷點一點頭。又問小寶道：「你這般生氣，究竟什麼原故？」小寶沒奈何，只得也把這件事兒略略述了一遍。秋谷聽了，便正色向牛幼康道：「尊姓是牛，想來是牛欽使的少君了？還沒有請教台甫，是那兩個字兒？」

牛幼康見章秋谷兩隻手兩邊挽著金小寶和祝小春，心上狠不願意，卻又說不出來；如今見秋谷問他的號，沒本事不答應，只得順口答道：「不敢，賤字幼康。」

章秋谷正顏厲色的對他說道：「牛幼翁，不是兄弟大膽，說句放肆的話兒，這件事兒，他們兩個人都沒有錯處，都是你老兄一個人不好。你既然借了小寶的兩付鐮子，不該應一連幾天不去，怪不得小寶動了疑心，出來找你。小春見自己的客人平空被別人拉了去，不曉得這裡頭還有這樣的一回事情，出來講話，卻也不能怪他的不是。」

如今事情既然已經鬧到這個地步，你老兄打算怎麼樣呢？」說著，便回向祝小春、金小寶兩個人說道：「據我看來，你們兩個人平日之間又沒有什麼仇恨，何必為著這點兒小事大家吵鬧！況且說起來，無非為著客人身上的事情，傳說出去也沒有什麼好聽。不如你們兩下都看在我的面上，講了和罷。」祝小春聽了搶著說道：「倪好好裡搭俚講閒話，俚倒勿問三七廿一，四七廿八，拔出手來就打。格是啥格道理？」

倪倒要問問俚篤！」秋谷笑道：「不必說了，你們相罵無好言，相打無好手。他雖然平空打你一下，你也把他拉了一交，大家只算得一個扯直。依著我的話兒，大家只當沒有這件事兒也就算了。」

這個時候的金小寶，心上覺得好生惶愧。偏偏這樣的事兒又給章秋谷來撞見了，又羞又悔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，恨不得立刻跑了開去。無奈一隻手被章秋谷緊緊拉住，無可如何。聽了章秋谷的一番說話，巴不得兩下講和，便抬起頭來含羞說道：「二少格閒話蠻准，大家只當嘍撥格件事體末，拉倒哉啲。」祝小春起先的意思還有些裝腔作勢的不肯答應，如今見金小寶先答應了，覺得自己占了上風，便也高高興興的點頭應允。

秋谷見兩下都答應了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回過頭來對著牛幼康說道：「老兄還借了小寶的兩付鐮子沒有還他是不是？」牛幼康驀然之間聽了這一句話兒，不覺面上一紅道：「那是有的。兄弟連日有事，沒有工夫，所以直到如今還沒有帶去給他。」

秋谷微笑道：「小寶那裡，你老兄的去與不去，我們旁人不能一定要你怎樣；至於這個鐮子的事情，似乎該應趕緊還他方才是個道理。如若不然，給別人傳說起來，不說你老兄一時匆促沒有工夫；只說你老兄這般家世，還要吞沒信人的東西，未免有些不好聽。」牛幼康聽了心上分不快，待要發作幾句，又發作不出來，只得紅著臉說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。我兄弟也何至於做這樣沒出息的事兒！如今明天就叫人送去就是了。」秋谷聽了，知道他心上不快，便又對他說道：「論起理來，這件事兒與旁邊人不相干。不過照理上看起來，該應是這般辦法就是了。」說著便放了祝小春，攜著金小寶的手說道：「我們還到那邊安壇第去坐一回兒。」金小寶答應一聲，輕移蓮步跟在秋谷後面。陸麗娟和辛修甫、龍蟾珠等也一起跟來。

秋谷臨出彈子房門口的時候，回過頭來和祝小春打了一個照會，笑微微的說道：「我們隔天再見。」祝小春見章秋谷攜著金小寶的手和他同走，那樣兒甚是親熱，不覺心上也有些酸溜溜的起來，對著秋谷把嘴撇了一撇，也不言語。秋谷會意，只是微微的笑，也不去理會牛幼康，同著金小寶一干人竟轉到大洋房來，重新揀了一張桌子，五個人團團坐下。

金小寶雖然坐在桌子上，只是面紅耳熱的不好意思。秋谷見了，便對小寶說道：「坐在這裡也沒有什麼道理，我們出去走走好不好？」金小寶聽了，巴不得這樣，便立起身來和辛修甫、陸麗娟等打了一個招呼，同著秋谷一直的走到草地上去。秋谷恐怕小寶走不上來，便慢慢的走。走了一段，小寶已經覺得有些嬌喘微微。秋谷攬著他的手，在樹陰裡頭歇了一回。小寶忽然抬起頭來，朱唇微動，好像要和秋谷說話的樣兒，卻又臉上一紅，低下頭去。秋谷見了，已經猜料了七八分，問他有什麼話說。小寶延挨了一回，方才吞吞吐吐的說道：「謝謝耐。今朝格件事體，阿好……」金小寶說到這兩個字兒，頓了一頓說不下去。秋谷接著說道：「你只顧放心，真春樹那邊，我決不提起了。其實這件事兒，也沒有什麼希奇，吃了把勢飯，沒有法兒，就是春樹知道了，也不能怪你。」小寶聽了，抬起頭來望了秋谷一望，櫻唇紅綻，笑口微開，低低的對秋谷說道：「格末謝謝耐。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也叫嘍說法。」秋谷和他取笑道：「我記得那一回，你和張書玉兩個人吃醋，也在這個地方。一班馬夫七手八腳的把你團團圍住，還是我挺身出來和你們兩個人講和，方才了事。」說到這裡，金小寶臉又一紅，順手把秋谷拉了一把道：「耐閒話講明白仔哩，格是張書玉來搭倪吃醋呀！倪幾時搭俚吃過啥格醋介？」秋谷笑道：「就算我說錯了，是張書玉和你吃醋。如今又在這裡和你同祝小春講和，一連和你當了兩次苦差，你該應怎樣的謝謝我呢？」

金小寶聽了，不覺低頭一笑，也不開口，把手去掠著頭上的雲鬢。秋谷再問一遍，小寶方才格格的笑道：「耐搭貢大少是好朋友呀！」秋谷笑道：「我和春樹雖然是要好朋友，但是春樹是我薦給你的。兩下比較起來，我的資格又要比春樹老些。」

小寶沉吟了一回方才說道：「只怕嘍撥實梗格規矩囉。」秋谷道：「堂子裡頭什麼規矩不規矩。真講規矩的人，不到堂子裡頭去頑了。」小寶沒有話說，只看著秋谷微笑。秋谷見小寶薄施脂粉，丰韻天然，不覺心上狠有些眷戀的意思。忽然轉過念頭來想道：小寶是春樹的相好，我和春樹的交情比不得別人，到底有些不便。正想著，忽聽得小寶講道：「倪轉去罷，辰光勿早哉。」秋谷聽了，抬起頭來看時，果然霞彩滿天，斜陽欲沒，四圍蜩色，一片蒼煙。便也同著金小寶轉進安壇第來。

只見范彩霞同著陳海秋也來了，坐在辛修甫一班人一起。秋谷見了范彩霞，朝他點一點頭，便問陳海秋道：「你們為什麼到這個時候才來？」陳海秋道：「我正要來的時候，剛剛有個朋友找到東尚仁去和我講話，直到這個時候方得脫身。」說罷，陸麗娟已經立起身來，對著秋谷說道：「倪去罷。」這個時候，金小寶悄悄的拉一拉秋谷的衣服，附耳說道：「耐一淘到倪搭去。」秋谷便對陸麗娟說了，叫他自己坐車回去。陸麗娟聽了，未免有些不願意，勉強答應。秋谷便同著金小寶要走。

辛修甫叫住他道：「等回兒請你在西安坊吃酒。你有別處應酬沒有？」陳海秋也要請秋谷和修甫在范彩霞院中吃酒。秋谷想了一想道：「今天雖然有兩個人約我吃酒，但這兩個人也不是什麼知己朋友，就不去也不要緊。或者我跑到那裡，略略的坐一回兒，就到你們那邊也好。」辛修甫、陳海秋聽了，都點頭答應。

秋谷便同著金小寶走出大洋房門口，叫馬夫把馬車放過來。秋谷因為自己坐的是亨斯美兩輪車，便叫金小寶把馬車換給陸麗娟坐。金小寶的大姐阿囡，便和陸麗娟一車。秋谷自己拉韉，和小寶同坐。陸麗娟滿心委屈，卻又不便說什麼，只著著實實的釘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見了，覺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對不起，想著也顧不得許多，只得由他。正是：

雙星無那，銀河七夕之槎；一笑相逢，洛浦飛仙之影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交代。

